

北大数学

校友
通讯

2017年3月|总第十二期|北大数学校友会主办



北大数学校友通讯

2017 年 03 月

总第十二期

主办：北大数学校友会

本期导读

◆学院动态.....	1
范辉军获得 2016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
北京数学会设立张芷芬数学成果奖.....	1
◆院友动态.....	2
院友李驰、刘一峰、刘钢获得 2017 年度斯隆研究奖.....	2
院友汤涛获得 2016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3
◆名师风采.....	4
田刚：呵护今天就是塑造未来.....	4
◆院友天地.....	10
俸旻：放肆活，真挚生.....	10

◆ 学院动态

范辉军获得 2016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2016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项目于近日揭晓，我院范辉军教授负责完成的“奇点量子化理论研究”项目获 2016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我院此前已有多位教师荣获此奖。

国家自然科学奖授予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作出重大科学发现的公民。

本文转载自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官网：

<http://portal.math.pku.edu.cn/htdocs/showarticle.php?id=11902>

北京数学会设立张芷芬数学成果奖

张芷芬教授长期执教于北京大学，是该校数学科学学院第一位女教授。为表彰张芷芬教授的不懈追求和终身成就，推进有关数学科学的研究，经与章诚爽女士友好协商，北京数学会决定设立“张芷芬数学成果奖”（英文名称 Award for Mathematical Research Works in the area related with the Contributions of Z. F. Zhang），奖励全世界优秀的数学研究成果。每两年颁奖一次，每次一人，奖金额为人民币 30 万元。章诚爽女士将为“张芷芬数学成果奖”提供奖金。

北京数学会为此制订了“张芷芬数学成果奖”奖励条例和评审程序，设立了首届评奖委员会。评奖委员会将负责组织评奖活动，举行颁奖仪式。预计第一个“张芷芬数学成果奖”将于今年 6 月在西安举行的“第十一届应用动力系统的新进展国际会议”上颁发。由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和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2016 数学青年学者论坛”于 2016 年 12 月 18 至 19 日在北京大学召开。活动由开幕式和两个分论坛组成，旨在促进北大数学青年教师与海内外杰出青年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

本文转载自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官网：

<http://portal.math.pku.edu.cn/htdocs/showarticle.php?id=11993>

◆ 院友动态

院友李驰、刘一峰、刘钢获得 2017 年度斯隆研究奖

2017 年 2 月 22 日，美国斯隆基金会（Alfred P. Sloan Foundation）公布了 2017 年获得斯隆研究奖（Sloan Research Fellowships）的学者名单，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院友李驰、刘一峰、刘钢获此殊荣。

李驰，2000 年至 2007 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获学士及硕士学位。此后赴美学习，于 2012 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现为普渡大学助理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复微分几何、复代数几何、几何分析。2014 年至 2017 年曾获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刘一峰，2003 年至 2007 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获学士学位。2012 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2012 年至 2015 年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现为美国西北大学助理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数论、自守形式与代数几何。2013 年至 2016 年曾获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刘钢，2005 年至 2008 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获硕士学位。2013 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学位。2013 年至 2016 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现为美国西北大学助理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微分几何、复几何。曾获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今日之北大数学，既有鹤发苍苍、德高望重的数学家，也培养出众多朝气蓬勃、思维活跃的新一代青年学者。在未来的发展建设中，数学科学学院将从人才队伍建设、体制机制创新等多方面入手，推动中国数学更好地发展，为创建世界一流学科不断努力。

原始新闻链接：

<https://sloan.org/fellowships/2017-Fellows>

斯隆研究奖背景介绍：

斯隆研究奖于 1955 年设立，每年颁发一次，该奖项旨在支持和奖励支持处于职业早期阶段的杰出科学家和学者。迄今为止，已有 42 位该奖项获奖人已获得了诺贝尔奖，16 位获奖人已经获得了数学菲尔兹奖。据统计，自 2012 年以来，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已有 11 位院友获此奖励。

本文转载自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校友网：

<http://www.math.pku.edu.cn/mathalumni/yyxw/2016n/30811.htm>

院友汤涛获得 2016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奖励大会并为获奖人员颁奖。由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数学系讲座教授汤涛主持的项目“自适应与高精度数值方法及其理论分析”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汤涛教授

汤涛教授是国际知名的计算数学学者，在科学计算的若干重要领域做出系统和原创的研究。他的研究曾获得英国应用数学会的 Leslie Fox 奖，中国计算数学会的冯康科学计算奖，教育部高等学校自然科学一等奖。他的研究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2012 年被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工业与应用数学学术组织 SIAM（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评选为会士（SIAM Fellow），2017 年被选为美国数学会会士（AMS Fellow）。

据悉，2016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 2 名最高奖获奖人、279 个项目、5 名外籍专家和 1 个国际组织。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 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赵忠贤院士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研究员。国家自然科学奖共 42 项：其中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41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66 项：其中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63 项。国家科学进步奖 171 项：其中，特等奖 2 项，一等奖 20 项（含创新团队 3 项），二等奖 149 项。此外，还有 5 名外籍专家和 1 个国际组织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汤涛教授简历：

汤涛，男，汉族，1963 年 5 月出生，1990 年参加工作，理学博士，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中国科学院海外知名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会士（SIAM Fellow）。汤涛教授 1984 年取得北京大学数学学士学位；1989 年获英国利兹大学数学博士学位；1990

年至 1998 年执教于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取得终身教职；1998 年加入香港浸会大学，2003 年任数学讲座教授。汤涛教授曾任香港浸会大学数学系系主任、研究生院院长、代理副校长、协理副校长、理学院院长。2015 年 5 月被聘为南方科技大学科研副校长。

本文转载自南方科技大学官网

略有删节，原文详见：

http://www.sustc.edu.cn/news_events_1_1/3437

◆ 名师风采

田刚：呵护今天就是塑造未来

怎么理解一个数学家的研究？

徐迟在《哥德巴赫猜想》中，把陈景润研究的问题，简化为“1+1”。其实，它的学术说法是“任何一个不小于 6 的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

记者请这位中科院院士给其中一项研究做了一个极其简化的比喻：在一个圆球上砸出一个坑，因而表面不再像球面对称，但它与球面在一定意义上仍类似。这个坑的数学指标计量，更精确地说，用曲率、度量这些数学名词来描述。

曲率解释起来也不容易理解，但处处存在，有一个更形象化的比喻。“一个橙子的表面积，要小于同半径圆盘的面积。中间的差别，就是因为曲率的存在。”田刚说。如何刻画像球面这样对称的空间，正是田刚和他的学生们正在努力的研究方向。

当然，实际的理论体系极其复杂，涉及到求解爱因斯坦方程，它还有很多未解的问题。

数学有什么用吗？

当然有。几乎“上天入地”，小到家居生活，大到天体物理，都能用得到。

1915 年，爱因斯坦创立的广义相对论提出，宇宙一切物质的运动都可以用曲率来描述——引力场实际上就是一个弯曲时空。

不过，作为一名数学家，与研究成果的作用相比，田刚更关心科研的进程。“数学一定是有用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什么时间能起多大作用，这并非是确定的。很多伟大的发现，都是在若干年会才发挥巨大的作用。”田刚说，搞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家群体，其实真正关心的都是理论的精确和深度。

他并不是现在才明白这一点的。

相对于同龄人，田刚真正对数学建立起浓厚的兴趣，大大超前——他中小学时就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翻了好几遍，并且从考上南京大学，再到北京大学读研究生，以后出国留学交流，他打交道最多的都是数学。1984年，田刚开始在美国读博士，把研究兴趣从分析拓展到微分几何、代数几何、数学物理领域。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因为从小就对数学物理感兴趣，1977年，他报考大学时也想考北大数学系，结果那年没招生，只好报了南京大学物理系。让他想不到的是，招生老师看他数学成绩非常好，又把他从物理系调到了数学系。

田刚在这条路上也颇有斩获。

他先后获美国国家基金委最高奖沃特曼奖、美国数学会韦伯伦几何学奖，在1990年、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分别作了45分钟邀请报告和1小时大会报告。

数学史上，总有一些天才故事，让人激动不已。比如17岁创造群论的数学家伽罗瓦，牛顿在22岁就发现了广义二项式定理，并发展一套新的数学理论即微积分学。卡尔达诺则不仅是位成绩卓著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同时还是一位医学家。

不过，对于一个民族、国家而言，培育产生天才、大师和科学家群体的氛围、土壤更为重要。

2005年8月，田刚回国主持筹建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这个采用与国际接轨新机制打造的学术重地，经过十年发展，汇聚了一大批优秀英才，许晨阳、刘若川、关启安等一批田刚引进的青年数学家创造了国际一流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宽松、有序的学术氛围。2013年3月，田刚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院长。

转来转去，只与数学打交道，会不会太单调？

田刚的答案是“不，反而很有趣”。因为数学的领域太宽广了，每个未解难题都像谜一样有吸引力。

有时，田刚甚至觉得，找到好问题，与找解谜的路径，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

教学中，他会每周组织学生讨论，互相交流，启发碰撞，为学生创造条件，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有研究价值的数学问题。“最终，他们中间要有人成为领军人物，这是必须要经历的过程。”田刚对学生们寄予了厚望。

1988年，陈省身在21世纪中国数学展望学术研讨会上预言，21世纪中国将成为数学大国。

这个目标如今已经初步实现。从大到强，则需要下更大的苦功夫。

2017年2月，他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数学、教育依旧是他在全国两会期间接受采访、小组发言的高频词汇。

作为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田刚身上责任更加重大了！



创造鼓励科学研究的气氛

记者：陈凯先院士去年提出的疑虑，今年依然存在。您作为数学家，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田刚：我认为，科学家尤其是做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不会一帆风顺，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安心做冷板凳才能有所成就。科学家与大众有一定的距离。科学家尤其是搞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家，不可能像其他界别一样接触社会那么多。科学家也不应该过多关注自己的公众形象，而是把关注点更多投入到研究的深度、广度上来，关心自己学科的最新进展、成就等等。这是这个群体的特点决定的。

但从社会、国家角度讲，陈凯先院士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要过多关注科学家，以免干扰他们做研究。但要关心科学家成长的环境，对最新科学成能有一定的介绍、宣传，让更多年轻人了解，激发他们去从事对社会、对国家、对人类发展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工作。无论是人文科学、自然科学都是如此，都应得到一样的重视，因为它们对人类同等重要。光有自然科学，没有社会科学的繁荣，也很无趣。

从国际比较来看，在欧洲比如法国，传统上对基础研究就比较重视。美国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就对数学提高了重视。1957年，前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美国一下子就感到落后了。当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科学顾问的建议下，全国开始强调数学和科学教育，并成立了国家航天局，负责美国航天事业。后来的肯尼迪总统虽然在位时间很短，也延续了这个政策。一直到现在，美国的数学研究都很强。美国科技的发达，与数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有很大关系。

在我上大学时，国家和社会也很重视数理化，当时有句说法叫“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徐迟先生写的《歌德巴赫猜想》掀起了全社会关注数学家的氛围。当然，我国最近几十年间，中间确实有一段时间，更多的青少年愿意选择商科或者金融，有的一流大学数学系生源质量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最近十几年，情况又变好了。随着经济变好，一些年轻人更愿意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来做。

记者：2月12日，“航天四老”最后一位任新民逝世。这则新闻一出来，我们在缅怀任老的同时，也发现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对其报道甚少。中国人讲究“死后哀荣”，党和国家给了任老充分肯定，但在社会层面的影响却与他的贡献不匹配。

田刚：微信上或者新媒体上，大部分年轻人可能对老一辈的人和事了解不多，也就没办法产生兴趣去追踪、传播。但大众媒体不一样，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发挥一定的引导作用。通过一些方式，比如传播任老一生的奋斗经历，能够激励年轻人对科学研究、科学传播产生兴趣，并且愿意投身其中，这对国家、民族来讲，都是大好事。

数学是一座有围墙的花园

记者：在很多人看来，数学是很枯燥的，每天都与数字打交道。您是受什么影响选择了数学作为专业方向呢？很多人都说受了徐迟先生那篇文章的影响。

田刚：徐迟先生的那篇文章确实影响很大，但我对个人影响并不大。我主要是父母亲的影响，还有一些朋友。我母亲从事的就是数学专业。我上中学时有一些自由时间，看了很多数学方面的东西，父母也会帮着找一些。因为从小就喜欢数学、物理，后来搞数学专业也就顺理成章了。

记者：在家有时说话的方式都很“数学式”的？

田刚：是有一些。这是潜移默化的影响。从我个人的成长经历而言，有了了解才可能产生兴趣，如果都没接触过，以后从事这项专业研究的可能性就降低很多。

营造一定的氛围，对年轻人成长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贫困地区而言，尤其如此。几年前我就去做过调研。作为一名研究人员，我发现广西一些边远地区的小学生、中学生接触科学前沿知识的机会，比大城市的孩子少很多。这对他们进一步发展一定会有影响。

当然，对于教育而言，办好学校的义务教育非常关键，国家也下了大力气，提供了足够的保障。但从孩子的成长角度看，我们可以做得更多一些，比如举办夏令营、人才计划，鼓

励一些院士、知识界、科技界老师去边远地区做科普报告、开一些讲座，都是激发孩子探索兴趣的好方式。

有一次，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就中学生英才计划召开了一次座谈，有一位院士就讲到，有一次在贵州开讲座，听讲的学生竟然有三千人。因为对当地的中小學生来讲，这样的著名科学家亲身来讲课，机会太少了，因此都很珍惜。

记者：从理性来说，数学中的对称性、均衡，都体现了美学原则。但从感性来说，如何能让更多的人，包括中小學生感受到数学的美感？您在研究的过程中，有没有这种体验？

田刚：这种体验还是很多的，真的有很享受的感觉。不过，数学作为科学之母，它的抽象性，也决定了需要有一些基础才能真正理解、感受它的魅力。打个比方，数学是一座百花齐放的美丽花园，但它的周围有墙挡着，外边的人不能一下子就领略到它的美丽。如果只是站在门外看，只能看到墙。

还有一点是重视的问题。数学就在我们身边。有些人说数学没有用，实际上观察一下，数学随时都有用。从早期的商贸流通、土地测绘、编制历法，到现代财政税收、建筑和航空航天，都离不开数学。即便孩子喜欢玩的脑筋急转弯，也是一种思辨的乐趣，它能帮助思考。这也是数学的好处之一。

科学研究忌急功近利

记者：1883 年美国物理学家罗兰曾在演讲中，把我国传统上满足于科学应用、漠视对原理的追求作为反面例子。您如何评价我国传统数学的地位？

田刚：我国传统上出过一些好的数学成果，比如勾股定理。但由于科举体制、重文轻理轻工的文化氛围，这些数学上的探索显得不系统，也缺少经典文献记载。西方走了另外一条路，从古希腊就有一些文献记载流传，欧几里得的巨著《几何原本》就是代表作，据说它的发行量仅次于《圣经》，可见影响之广。我上小学时就看过很多次这本书。据传柏拉图甚至说：上帝就是几何学家。

记者：现在我国数学研究在国际上处于什么地位？

田刚：我们现在的数学体系来自于西方，直到近代我们还没有现代数学的研究。我们虽然起步比较晚，发展还是很快。特别是近 20 年，我国有一大批优秀年轻人投身数学，出现了一些一流成果。当然，因为缺少系统性和领军人物，中国数学研究在国际上还处于追赶阶段。只要我们保持现在这股势头，我相信 8 至 10 年一定会有重大突破。

记者：有一种说法拿中国与俄罗斯比较，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具象的，俄罗斯人善于抽象，因此，中国的数学研究能力要弱于俄罗斯。

田刚：这种以人种、族群为依据的判断是有问题的。我们的思维方式可能与文化传统习惯有关系。如果一个少年特别想学数学，周围的人一直说数学没有用，他会学吗？让一个孩

子对周围的判断产生免疫力，这也很难做到的。

文化引导、周围的环境至关重要。教学中，我一直强调学生要建立自信，当领军人物，必须有承担风险的能力，跟着人做科研是风险小，也很难出大成果。环境上，需要社会宽松一些，信任这些年青人，他们会有一个光辉的未来。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数学竞赛近几年似乎在自媒体上出现了一种“妖魔化”的趋势，同时，各种数学竞赛又方兴未艾。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它对中国数学研究能起多大作用？

田刚：大家关注数学竞赛，当然对营造良好的数学研究环境有一定好处。我的观点是不能妖魔化，也不能抬高它的作用。竞赛有思维训练的功能，竞赛不等于死做题，不能搞熟能生巧，而要举一反三。

我们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有几个 80 后的副教授，比如葛颢，很有才华，他们从小就接触一些数学竞赛，收益颇多。葛颢到了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以后，结识了几位数学竞赛中的佼佼者，其中还有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金牌得主。现在，他们当中有四位已经是美国一流大学数学系的年轻教授。

因此说，竞赛只是一个接触、展示的机会，不能把竞赛当成一板斧、一锤子买卖。毕竟，竞赛不等于数学研究本身，后边的引导、培养至关重要。

还有一点，我认为从事数学研究，能否从中收获幸福感至关重要。不要一开始就想成为天才式大人物，数学是一门需要积累的学科，坚持总会有收获，做出别人没做的就是进步，走好每一步，水到自然渠成。（文/人民政协网记者 杨朝英）

本文转载自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官网：

<http://portal.math.pku.edu.cn/htdocs/showarticle.php?id=12025>

◆ 院友天地

俸旻：放肆活，真孳生

■ 小轩窗（咸蛋沙龙）

放肆活，真孳生

俸旻，北京大学数学学院学士和博士，曾任职于微软亚洲研究院副研究员，从事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研究；曾任职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从事无线通讯技术研究，开发了全球第一套 TD-LTE Relay 样机；拥有国内国际专利 20 余项；曾任职于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曾创办蒙特卡罗科技有限公司，专门做量化交易。这样惊艳的简历，大家都说他太厉害了！有劲吗？没劲，他自己也说，人很快会习惯过重复的生活，这不是他想要的。

“放肆活，真孳生”，这是我眼中的俸旻。他是那种以自由为信仰的人，安住于不确定和不可控之间，自带魅力光环。接触到他的人，很难不被他的吸引力所感染，幸亏颜值有限，不然真是咸蛋的一枚祸水。



梦想做“教育”的码农

小时候的俸旻，是个数学小天才。凭借让人膜拜的数学成绩和改 bug 能力，一路保送到北大数学博士。一心想成为数学家，却入了金融科技的坑。多年来，混迹 IT、通讯、金融、

教育行业，目前和几个好兄弟创业，成立了倍发科技，运用信息技术和量化分析，帮助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做出更为科学的投资决策。感兴趣的蛋友们，可以参见 betalpha.com，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有金有险，或者直接勾兑俸旻本人，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除了 C++ 这个一生挚爱，俸旻念念不忘的还有“教育”。从来没想到当老师的他，在 2012 年成了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的“俸老师”。通过和学生们的接触，他发现很多大学生对自身的职业发展十分迷茫：不了解自己学的专业，不知道毕业做什么工作，不清楚职业前景怎么样。于是，不安分的他在学校发起了“Hi 职愿”项目。通过构建各专业的职业发展地图，围绕其开展线下公开课、毕业校友求职经历分享、入职前培训、线上实习就业信息推广等，搭建职业发展社交平台，帮助学生做好职业规划。同步开展的还有针对高中生的“Hi 志愿”项目，在课堂上为高中生们介绍每个专业，让学生们能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报考专业。

由于自己的精力有限，加上辞去了“俸老师”的名头，这两个项目现在已经暂停运行。项目暂停了，重新做下去的念头却一直萦绕心头。“等创业走上正轨，这两个项目我一定重新做起来”，听他反复念叨着。

要“骚”出来，不“闷”在里面

俸旻，他是个典型的“非标准理工男”，热爱旅行、人文和足球。在我的印象中，他谈的最多的就是旅行。放假不是宅在家里，而是一个人背包去以色列，去印度，去川西，扛着三脚架和单反，在最黑最冷的夜晚，耐心定格最美的星轨和银河。外人看来苦逼的经历，从他口中讲出来，是满满的骄傲和满足。我看过许多他拍的作品，渗透了太多感情，有种打动人心的力量。

每个敏感的人眼中都有一个宏大的微观世界，性格决定了他们观察事物的方式与众不同。俸旻，就是一个顽皮、神经质、又带点浪漫主义色彩的人。比方说，今年春节，他一个人搭藏族兄弟的车去色达。坐在喇荣寺五明佛学院门口，看圣殿上的经幡飘扬，听高原上的佛经吟唱，除了震撼和虔诚，他还想着“佛学可以用互联网传播”、“日子有很多过法，没必要每天诵经念佛”。去色达，有这样感悟的人，我还头一次见。

在咸蛋的侠骨柔情

和他闲扯淡，说到武侠，俸旻说他最爱乔峰。“虽千万人吾往矣”，何等英雄豪杰；却也“四海列国，只有一个阿朱”。侠骨柔情，敝屣荣华，浮云生死，乔峰是金老笔下唯一的英雄。

俸旻他没有活在江湖，幸而在咸蛋找到了侠儒并举的方圆之地。

那时候，1898 咖啡馆开众筹模式之先河，俸旻和大飞哥、李丹、项婷婷、赵双等人希望能在天府之国的成都，创办一个类似的创业联合会，旨在通过连接校友、社会、凝聚多方资源，打造跨界沙龙。为此，俸旻特意飞到北京，向 1898 创始人杨勇讨教经验。在一年多的努力下，咸蛋沙龙不仅仅是一个跨界沙龙，更是一个有故事、有梦想的平台。这里可以不断擦出思想的火花，坐下来，一场沙龙，可以碰撞出一个世界。

最近俸旻新添了个爱好，印度教。“它鼓励大家勇敢尝试所有的事情，找到心中的神，这或许才是真正的梵我合一。”他觉得，与其拧巴着适应所谓的社会规则，不如多花时间和自己聊聊天，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就是俸旻这样一个糙汉子，却拥有一颗刻着诗句的心，向枯向荣，享闹享静。不安自由，是治愈他一生的药。

本文转载自咸蛋沙龙微信公众号，略有删节

《北大数学校友通讯》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北京大学数学校友会

主 编：田刚、张平文

副主编：周铁

责任编辑：梁岚

美术设计：梁岚

封面摄影：梁岚

投稿邮箱：mathalumni@math.pku.edu.cn

北大数学校友会

地址：北京海淀区北京大学理科 1 号楼 1296 室

邮政编码：100871

联系电话：010-62769157

电子邮件：mathalumni@math.pku.edu.cn

校友网：<http://www.mathalumni.pku.edu.cn/>

新浪微博：北大数学学院校友会